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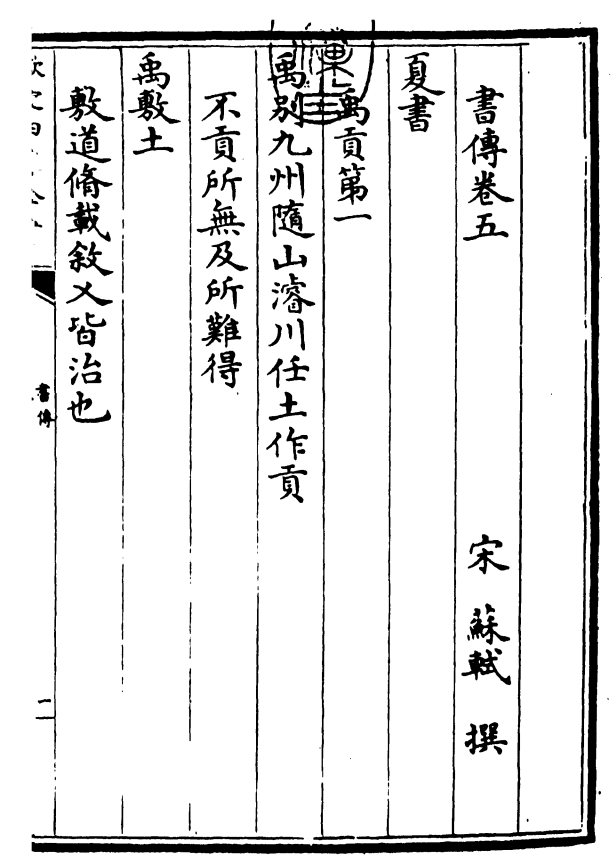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傳卷五至七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書傳卷五

宋 蘇軾 撰

夏書

禹貢第一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不貢所無及所難得

禹敷土

敷道脩載敘乂皆治也

隨山刊木

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山行表木

奠高山大川

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名秩祀禮所視

冀州

堯河水為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兖為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堯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次于兖次于青次于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

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乎揚次乎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髙故終焉八州皆言自某及某爲某州而兾獨否葢以餘州所至而知之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與餘州異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壺口在河東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梁岐二山在雍州今於兾

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乎禹通砥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為冀州之地也

既脩太原至于岳陽

太原晉陽也岳太岳也亦號霍太山在彘縣東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河内懷縣漳水横流入河衡横也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入清漳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

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禹貢田賦皆九等此為第一雜出第二之賦兾州畿内也田中中而賦上上理不應爾必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不貢而多賦耶然不可以臆說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沲大陸在鉅鹿縣北水巳復故道則大陸之地可耕作

島夷皮服

東北海夷也水患除故服皮服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海畔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河自碣石山南渤

海之北入海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濟河惟兖州

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兖州之境北距河東南跨濟非止於濟也

九河既道

河水自平原以北分為九道其名據爾雅則徒駭也太史也馬頰也覆釜也胡蘇也簡也潔也鉤槃也鬲

津也漢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以許商之言考之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葢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可復知也然爾雅九河之次自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當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槃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

塞時有故道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閼八荒以自廣故鄭玄云齊威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塞其八枝幷使歸於徒駭也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灉沮二水雷澤在濟陰成縣西北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

黑而墳起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繇茂也條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貞正也賦當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者蓋必有故如向所云相補除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第六

作十有三載乃同

兖州河患最甚故功後成至于作十有三載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幣帛盛於篚書曰篚厥玄黄

浮于濟漯達于河

順流曰浮因水入水曰達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乗縣入海濟水具下文自漯入濟自濟入河

海岱惟青州

西南至岱宗東北跨海至遼東舜十二州分青為營營州即遼東也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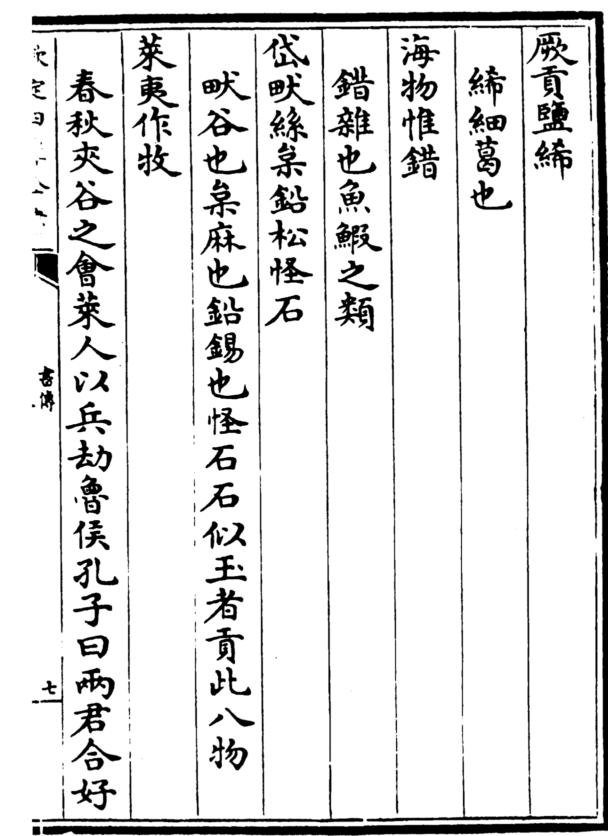
嵎夷即堯典嵎夷也略用功少也濰水出瑯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太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厥土白墳海濵廣斥

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鹵鹹地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

絺細葛也

海物惟錯

錯雜也魚鰕之類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畎谷也枲麻也鉛錫也怪石石似玉者貢此八物

萊夷作牧

春秋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

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以是知古者東萊之有夷也

牧芻牧也傳曰牧隰臯井衍沃葢海水患除始芻牧

也

厥篚檿絲

爾雅檿桑山桑惟東萊出此絲以織繒堅韌異常萊

人謂之山璽萊夷作牧而後有此故書篚在作牧之

後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太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諸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以堯都在兾而河行於兾也雖不言河濟固達河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淮水出桐柏山其源逺矣於此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喜其治故於此記之沂水出太山蓋縣

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二水既治則二山可種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東原今東平郡也水之停

曰豬

厥土赤埴墳

土黏曰埴

草木漸包

進長曰漸蕽生曰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以其方色土賜之燾
以黄土苴以白茅使歸其國立社
羽畎夏翟
夏翟雉也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

嶧陽孤桐

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其特生之桐中琴瑟

泗濵浮磬

泗水依山水中見石若浮於水上此石可為磬

淮夷蠙珠曁魚

詩有淮夷知古者淮有夷也蠙蚌屬出珠惟淮夷有珠曁魚如萊夷之有檿絲也貢此六物

厥篚玄纖縞

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此特學者考之不詳而已謹按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頴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

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
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末
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
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
渡或為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
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
西藩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
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

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絶倫而自泗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歳汴水直達于淮不復入泗矣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與晉會于黄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通淮之道今之末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

自禹以來有之明矣

淮海惟揚州

北跨淮南跨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陽鳥鴻鴈之屬也避寒就煖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彭蠡在彭澤西北北方之南南方之北也故陽鳥多留於此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為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為漢過三澨大別以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以入于海為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為二自夏口以上為三江漢合于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于彭蠡則三江為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

而水則異故至于今而有三泠之説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予又以禹貢之言考之若合符節禹之叙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至于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夫漢既已入江且匯為彭蠡矣安能復出為北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别也禹之叙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别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

為中江入于海夫江既已與漢合且匯為彭蠡矣安
能自别為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别也漢為北
江岷山之江為中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不言而可
知矣禹以味别信乎曰濟水既入于河而溢為滎禹
不以味别則安知滎之為濟也堯水之未治也東南
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豬三江入海則吳越
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既
入震澤底定孔安國以為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

為北入于海跡矣蓋安國未嘗南游按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江從會稽陽羡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并陽羡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别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南北中三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泠合流而異味也故雜取枝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如使此三者為三江

則是與今京口入海之江為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耶

篠簜既敷

篠竹箭也簜大竹闊節曰簜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少長曰夭喬高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厥貢惟金三品

金銀銅

瑶琨篠簜

瑶琨石似玉者

齒革羽毛惟木

齒象齒革犀革之類毛旄牛尾之類木楩楠豫章之

類貢此數物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南海島夷績草木為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其紋斕斑如貝故曰織貝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厥包橘柚錫貢

小曰橘大曰柚包褁而致也禹貢言錫者三大龜不可常得磬錯不常用而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寳荔枝之害矣故皆錫命乃貢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達泗則達河矣

荆及衡陽惟荆州

舊有三條之説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自南條荆山至衡山之陽為荆州自北條荆山至于河為豫州

江漢朝宗于海

二水經此州入海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

九江孔殷

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潯陽記有九江名一曰烏

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殷當也得水所當行也

沱潛既道

爾雅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荆州之沱潛也蜀郡郫縣有沱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尾入江漢此梁州之沱潛也孔安國云沱潛發源

梁州入荆州孔頴達云雖於梁州合流還於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也以安國頴達之言考之則味別之說古人葢知之久矣梁州荆州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耶

雲土夢作乂

春秋傳曰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又曰王寢于雲中則雲與夢二土名也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玄纖縞云爾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第八賦第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

杶柘也以為弓榦柏葉松身曰栝

礪砥砮丹惟箘簵楛

箘簵美竹楛中矢榦貢此十物

三邦底貢厥名

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杶榦栝柏礪砥砮丹與箘簵

楛皆物之重者荆州去冀最遠而江無達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而準其物易以輕資致之京師重勞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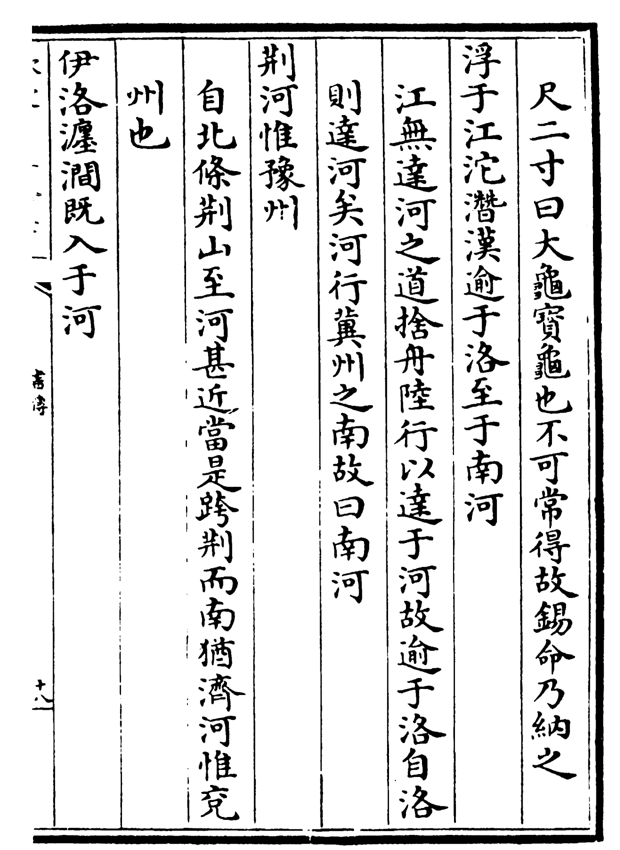
包匭菁茅

匭匣菁茅以供祭縮酒者

厥篚玄纁璣組

纁絳也三入為纁璣珠類組綬類

九江納錫大龜



尺二寸曰大龜寶龜也不可常得故錫命乃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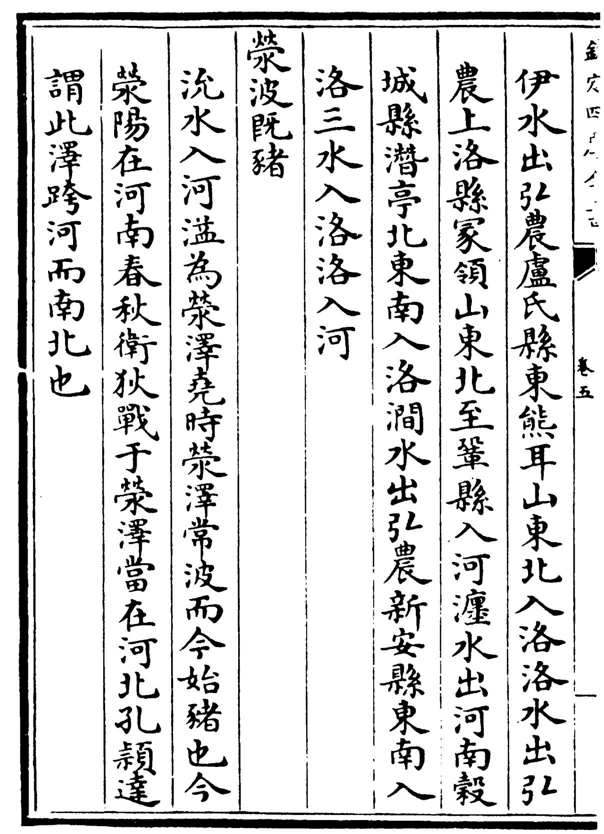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無達河之道捨舟陸行以達于河故逾于洛自洛則達河矣河行冀州之南故曰南河

荆河惟豫州

自北條荆山至河甚近當是跨荆而南猶濟河惟兖州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三水入洛洛入河

滎波既豬

沇水入河溢為滎澤堯時滎澤常波而今始豬也今滎陽在河南春秋衛狄戰于滎澤當在河北孔穎達謂此澤跨河而南北也

導菏澤被孟豬

沇水東出于陶丘北又東爲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

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水流溢覆被之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壚疏也或曰黑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

貢此四物

厥篚織纊

細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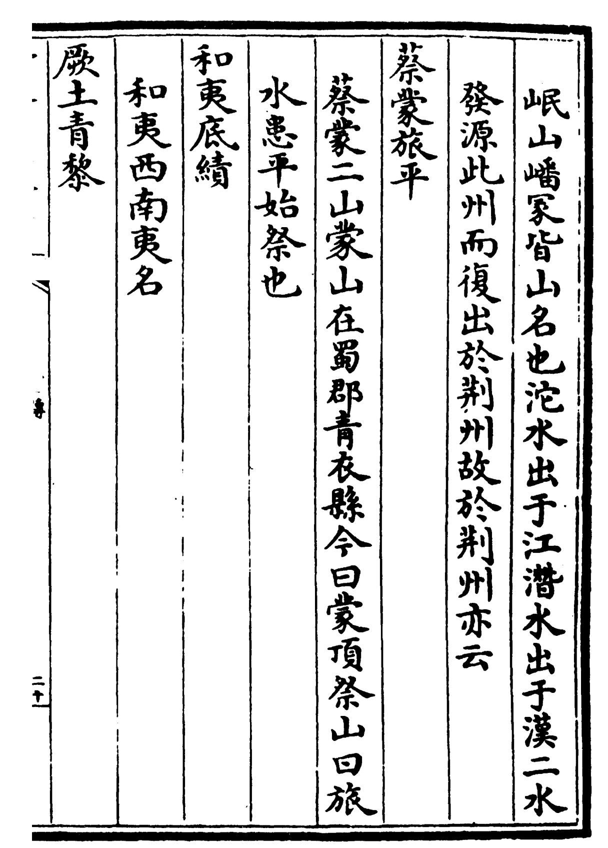
錫貢磬錯

治磬錯也以玉為磬故以此石治之

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

自華山之南至黑水皆梁州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岷山嶓冢皆山名也沱水出于江潛水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復出於荆州故於荆州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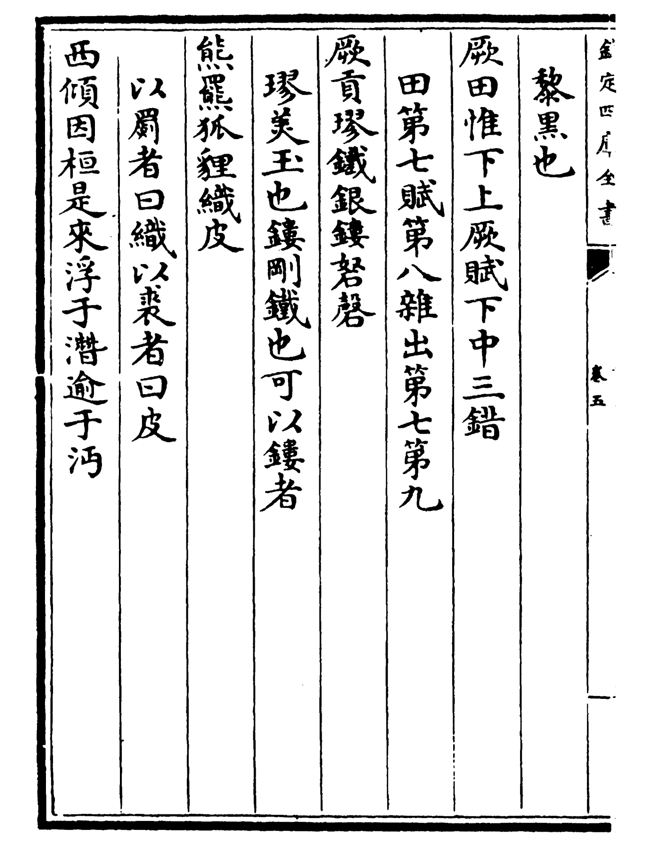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蒙山在蜀郡青衣縣今曰蒙頂祭山曰旅水患平始祭也

和夷底績

和夷西南夷名

厥土青黎



黎黑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璆美玉也鏤剛鐵也可以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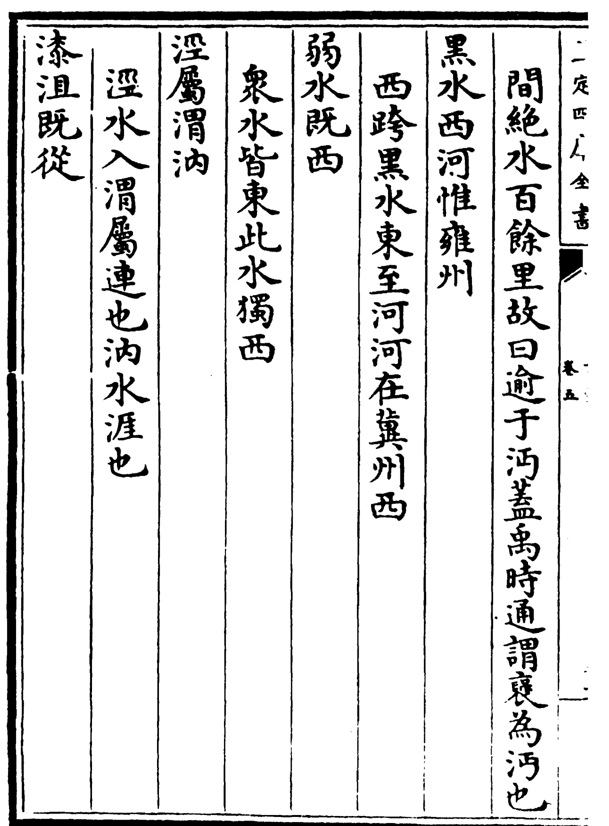
熊羆狐貍織皮

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

西傾山名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桓水出焉桓入潛潛入河漢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入于渭亂于河

沔在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然按前漢書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襃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襃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下沔入襃襃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襃斜之



間絶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盖禹時通謂襃為沔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西跨黒水東至河河在冀州西

弱水既西

衆水皆東此水獨西

涇屬渭汭

涇水入渭屬連也汭水涯也

漆沮既從

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

灃水攸同

灃渭相若故言同

荆岐既旅

荆北條荆山也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三山名武功縣東有太一山即終南山有垂山即惇

物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也豳地武威縣東有休屠澤即豬野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春秋傳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也

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賦第六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玉琅玕石而似珠貢此二物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河所經也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禹鑿以通河也渭水至長安東北入河

河始大自渭汭而下巨舟重載皆可以達冀州矣

織皮崑崙析枝渠搜西戎即敘

禹貢之所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㠀夷所篚此云織皮崑崙析枝渠搜西戎即叙大意與上三州無異蓋言因西戎即叙而後崑崙析枝渠搜三國皆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三句當在西戎即叙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

岍山在扶風即吴岳也荆山北條荆山也孔子叙禹
貢曰禹别九州隨山濬川蓋言此書一篇而三致意
也既畢九州之事矣則所謂隨山與濬川者復申言
之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也何謂地脉曰地
之有山猶人之有脉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逺而相
屬者雖江河不能絶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脉而班固
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説鄭玄則以為四列
古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山道起岍岐而逾于河以

至太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絶也南條之山自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不能絶也皆禹之言皁然見于經者非地脉而何自此以下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也

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三山之名也雷首在河東蒲坂南太岳者霍太山也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底柱在陜東北析城在河東䕶澤西南王屋在河東

垣縣東北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太行山在河内山陽縣西北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

西傾朱圉鳥鼠

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山在天水冀縣南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至于太華

太華在京兆華陰南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外方嵩高山也在潁川桐柏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導嶓冢至于荆山

南條荆山

内方至于大别

内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春秋傳曰吴楚夾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二别山皆在漢上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岷山在蜀郡湔氐西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即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合黎山在張掖郡刪丹縣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

張掖郡有居延澤在縣東即流沙也自此以下皆濬

川之事也所導者九弱水不能載物入居延澤中不

復見此水之絶異者也黑水漢水與四瀆皆特入海

渭洛皆入河達冀之道故特記此九者餘不録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

黑水得越而南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施功發于積石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

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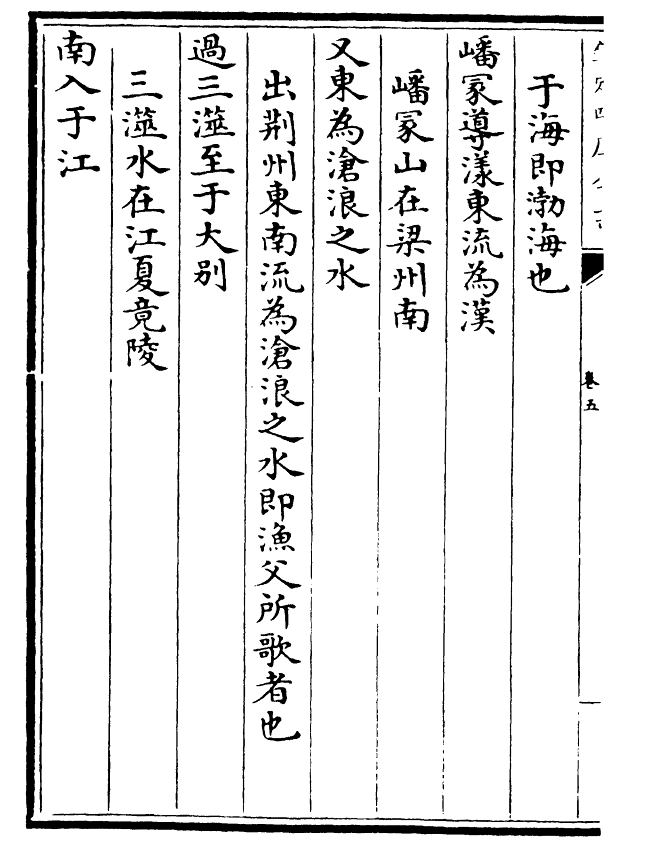
洛汭洛入河處在河南鞏縣東大伾山在黎陽或曰成臯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河至大伾而北降水在信都

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播分也逆迎也既分為九又合為一以一迎八而入



于海即渤海也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

嶓冢山在梁州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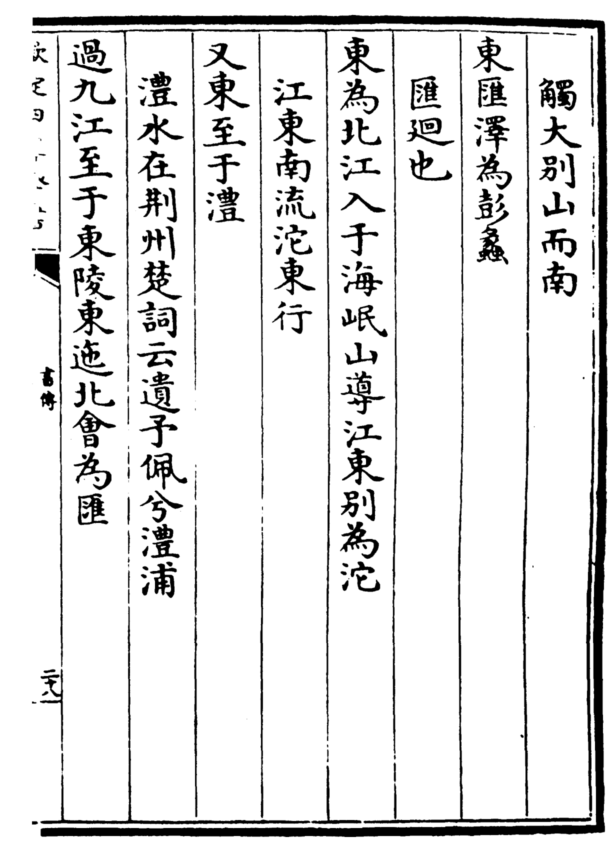
又東為滄浪之水

出荆州東南流為滄浪之水即漁父所歌者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

三澨水在江夏竟陵

南入于江



觸大別山而南

東匯澤為彭蠡

匯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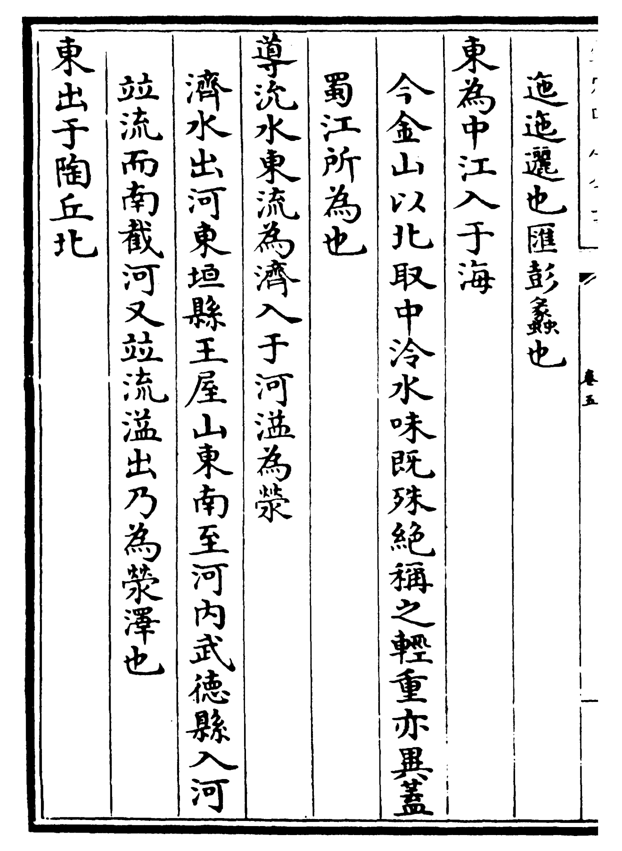
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江東南流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

澧水在荆州楚詞云遺予佩兮澧浦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為匯


迤迤邐也匯彭蠡也

東為中江入于海

今金山以北取中泠水味旣殊絶稱之輕重亦異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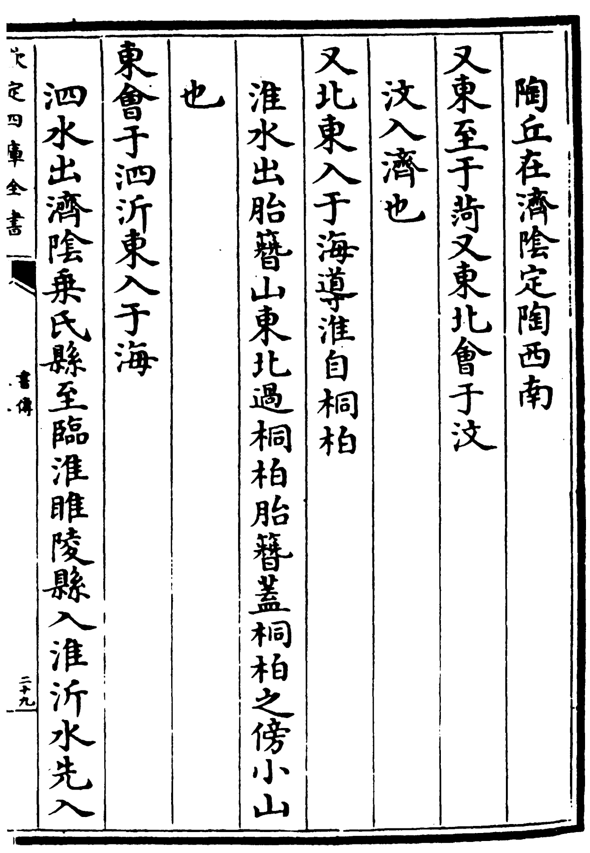
蜀江所為也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

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内武德縣入河

竝流而南截河又竝流溢出乃為滎澤也

東出于陶丘北



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南

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

汶入濟也

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

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也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沂水先入

泗泗入淮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

灃入渭也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

又東會于涇

涇入渭也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

瀷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入洛此言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者渭水自西而東之次也雍州所云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者散言境内諸水非西東之次也詩云自土沮漆乃凾地非此漆沮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

書同文車同軌

四隩既宅

隩深也四方深遠者皆可居

九山刋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脩

水火金木土穀

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交通也正平凖也庶土不通有無則輕重偏矣故交通而平凖之九州各則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為賦入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篚有及於四夷者而賦止於

諸夏也

錫土姓

春秋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也我以德先之則民敬而不違矣

五百里甸服

王畿千里面五百里也甸田也為天子治田

百里賦納總

總稾穟并也最近故納總

二百里納銍

銍刈也刈其穟不納稾

三百里納秸服

秸稾也以稾為藉薦之類可服用者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稍遠故所納者愈輕

五百里侯服

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

百里采

卿大夫之采也

二百里男邦

與百里采通為二百里也男邦小國也

三百里諸侯

自三百里以往皆諸侯也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國大國在外以禦侮也

五百里綏服

綏安也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

總其大要法不詳也

三百里夷

雜夷俗也

二百里蔡

放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而蔡蔡叔

五百里荒服

其法荒略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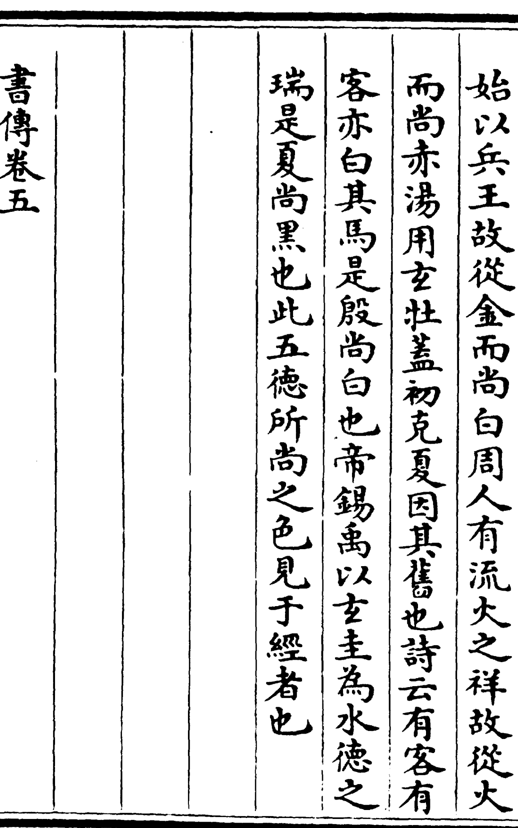
罪大者流于此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

圭告厥成功

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黄帝以土故曰黄炎帝

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殷人



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尚赤湯用玄牡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帝錫禹以玄圭為水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之色見于經者也

書傳卷五

書傳卷六

宋 蘇軾 撰

夏書

甘誓第二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有扈禹之後其國扶風鄠縣是也國語曰夏有觀扈周有管蔡以比管蔡兄弟之國也甘扈之南郊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天子六師其將皆命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王者各以五行之德王易服色及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為正者有扈氏不用夏之服色正朔是叛也故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

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左車左也主射右車右執戈矛攻治也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古者三人同一車而御在中也車六馬兩服兩驂兩騑各任其事御之正也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

獲十此所謂御非其馬之正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師行載遷之主以行無遷廟則以幣曰主命故師行有祖廟也武王伐紂師度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在馬故師行有社也戮人必於社故哀公問社宰我對以戰栗

予則孥戮汝

戮及其子曰孥堯舜之世罰弗及嗣武王數紂之罪

曰罪人以族孥戮非聖人之事也言孥戮者惟啟與
湯知徳良矣然亦言之而巳未聞真孥戮人也
夏書
五子之歌第三
太康失邦
太康啟子也
昆弟五人
皆啟子

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須待也

太康尸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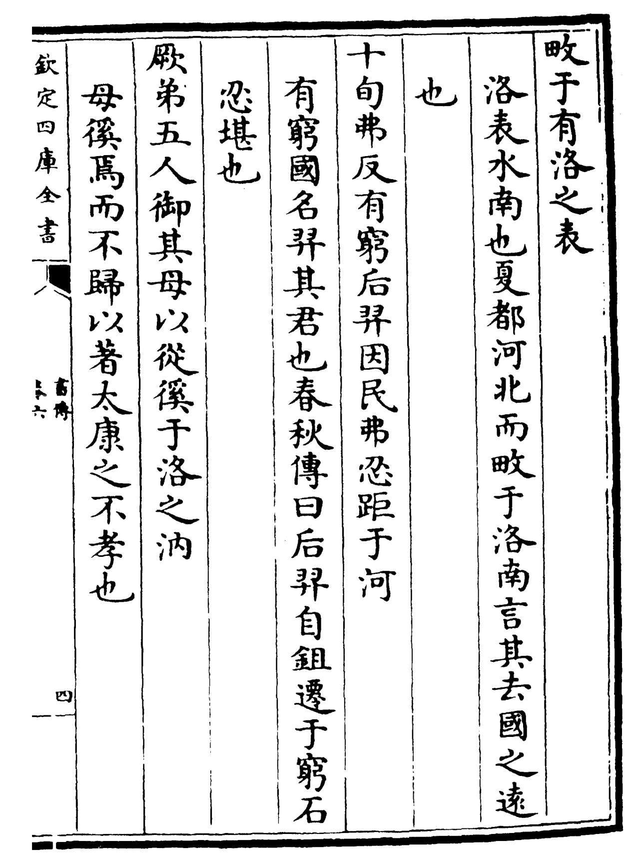
尸主也

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

貳攜貳也

乃盤遊無度

盤樂也



畋于有洛之表

洛表水南也夏都河北而畋于洛南言其去國之遠也

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有窮國名羿其君也春秋傳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

忍堪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

母徯焉而不歸以著太康之不孝也

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

皇祖禹也民可近者言民可親近而不可踈也不可下者言民可敬而不可賤若自賢而愚人以愚視天下則一夫可以勝我矣一人三失者失民則失天失天則失國也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怨不在大當及其未明而圖之

予臨兆民

十萬曰億十億曰兆

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

馭民若朽索之馭馬不已過乎曰天下皆有所恃民

恃有司以安其身有司恃天子之法以安其位惟天

子無所恃恃民心而已民心攜則天子為獨夫謂之

朽索不亦宜乎

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陶唐堯也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冀州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大曰綱小曰紀舜禹皆守堯之綱紀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

關通也和平也緒餘也古者有五權百二十斤曰石

三十斤曰鈞舉其二則餘可知矣太史公曰禹以聲為律以身為度左準繩右規矩知度量權衡凡法度之器至禹明具故曰我祖有典法以遺子孫凡法度之器具在王府而吾不能守以亡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懐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顔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鬱陶憤懣也顔厚色愧也有讀曰又忸怩心慙也

夏書

胤征第四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時為四人今此有國邑而以沈湎得罪則一人而已不知其何自為一也按史記及春秋傳晉魏絳吳伍員言帝太康帝仲康帝相帝少康四世事甚詳蓋羿既逐太康太康崩其弟仲康立而羿為政仲康崩其子相立相為羿所逐羿為家衆所殺寒浞代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伐滅

二斟且殺相相之后曰緡方娠而逃于有仍以生少康少康復逃于有虞虞思邑之於綸少康布德以收夏衆夏之遺臣靡收二斟之餘民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與豷然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以此考之則太康失國之後至少康祀夏之前皆羿浞專政僭位之年如曹操之於漢司馬仲達之於魏也胤征之事蓋出於羿非仲康之所能專明矣羲和湎淫之臣也而貳於羿蓋忠於夏也如王淩諸葛誕之叛晉尉

遲逈之叛隋故昇假仲康之命以命胤侯而往征之何以知其然也曰胤侯數羲和之罪至於殺無赦然其實狀止於酣酒不知日食而已此一法吏所辦耳何至於六師取之乎夫酒荒廢職之人豈復有渠魁脅從之事是强國得衆者也孔子叙書其篇曰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者言其罪止於此也曰胤往征之者見征伐號令之出於胤非仲康之命也此春秋之法曰然則孔子何取於此篇而不删去乎曰書固有非

聖人之所取而猶存者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紂之衆既已倒戈然猶縱兵以殺至於血流漂杵聖人何取焉予於書見聖人所不取而猶存者二胤征之挾天子令諸侯與康王之誥釋斬衰而服衮冕也春秋晉侯召王而謂之巡狩孔子書之於策曰天王狩於河陽若無簡牘之記則後世以天王為真狩也胤征之事孔氏必有師傳之說也久遠而亡之耳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

胤國名

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

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

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徵猶書所謂庶徵也保猶詩所謂天保也羲和之罪

止於日食不知故首引天事以誓之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

孟春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此周禮小宰之事而在夏則遒人之職也遒之言聚也木鐸金口木舌也昔者有文事則徇以木鐸有武事則徇以金鐸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工各執其事諫如虞人之箴也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

官局所在曰次

俶擾天紀

俶始也擾亂也

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日月合朔於十二辰令季秋之朔而不合于房日食也古有伐鼓用幣救日之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否令季秋而行此禮蓋夏禮與周異漢有上林嗇夫嗇夫小臣庶人庶人之在官者

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先後時罪之薄者必殺無赦非虐政乎惟軍中法則或用之穰苴斬莊賈是也傳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此政典夏之司馬法止用於軍中今無以加羲和之罪乃取軍法一切之政而為有司沈湎失職之罰蓋文致其罪非實事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

承天子威命

曹操司馬仲達楊堅之流討貳巳者未嘗不以王室爲辭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

玉石俱焚言不擇善惡也天吏之勢猛於火故脅從染汙皆非其罪言此者以壞其黨與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

哉
先王之用威愛稱事當理而已不惟不使威勝愛若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不幸而過寧僭無濫
是堯舜已來常務使愛勝威也今乃謂威勝愛則事
濟愛勝威則無功是為堯舜不如申商也而可乎此
后羿之黨臨敵誓師一切之言當與申商之言同棄
不齒而近世儒者欲行猛政輒以此藉口予不可以
不辨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自契至湯十四世凡八徙都契之世父帝嚳都亳湯

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五篇皆商書也經亡而

序存文無所託故附夏書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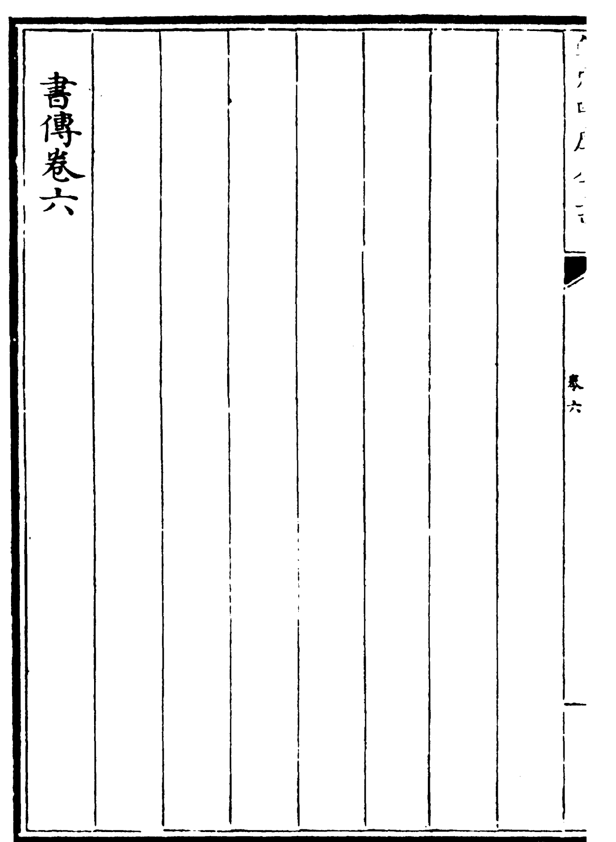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葛梁國寧陵葛鄉也征葛事見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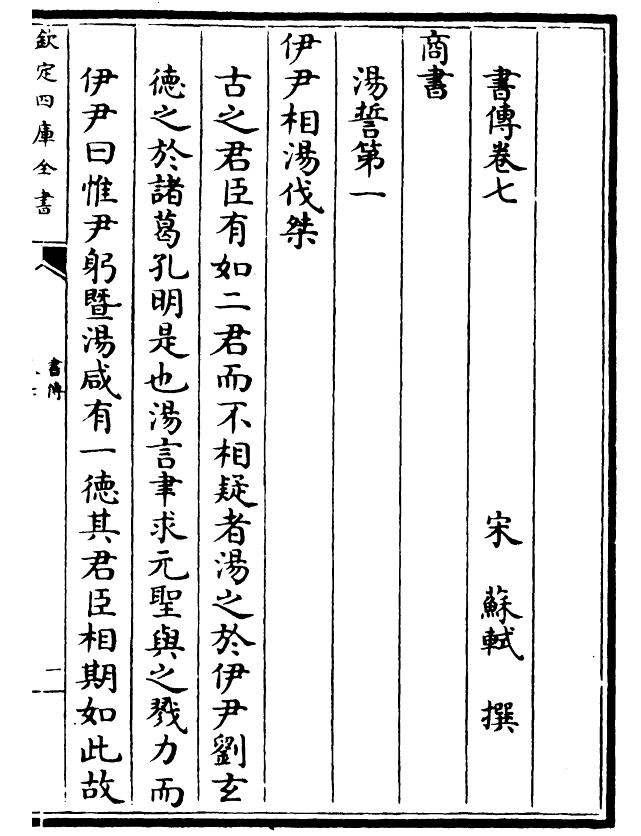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古稱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夫湯與桀敵國也伊尹往

來其間皆聞其政而兩國不疑則伊尹聖人也其道
大矣其信於天下深矣是以廢太甲復立之而太甲
安焉非聖人而何
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二臣名



書傳卷六



書傳卷七

宋　蘇軾　撰

商書

湯誓第一

伊尹相湯伐桀

古之君臣有如二君而不相疑者湯之於伊尹劉玄德之於諸葛孔明是也湯言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而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其君臣相期如此故

孔子曰伊尹相湯伐桀太甲不明而廢之思庸而復之君臣相安此聖人之事也玄德孔明雖非聖人然其君臣相友之契亦庶幾於此矣玄德之將死也囑孔明曰禪可輔輔之不可君自取之非伊尹之流而可以屬此乎孔明專蜀事二君雍容進退初不自疑人亦莫之疑者使常人處之不爲竇武何進則爲曹操司馬仲達矣世多疑伊尹之事至謂太甲爲殺伊尹者皆以常情度聖賢也

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孔安國以謂桀都安邑陑在河曲之南安邑之西湯自亳往當由東行故以升自陑為出不意又言武王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之心而退以示弱其言湯武皆陋甚古今地名道路有改易不可知者安知陑鳴條之必在安邑西耶升陑以戰記事之實猶泰誓師渡孟津而已或曰升高而戰非地利以人和而已夫恃人和而行師於不利之地亦非人情故皆不取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桀之惡不能及商民商民安於無事而畏伐桀之勞故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夏氏之罪

其能若我何故湯告之曰夏王遏絶衆力以割夏邑其民皆曰何時何日當喪吾欲與之皆亡其亟若此不可以不救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

商以來祀之是湯以棄易柱而無以易句龍者故曰

欲遷其社不可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

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三朡今定陶四篇亡

商書

仲虺之誥第二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大坰地名史記作泰卷陶

仲虺作誥

春秋傳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

薛以為湯左相

成湯放桀于南巢

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書有巢伯來朝春秋楚人圍

巢桀奔于此湯不殺也

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後世放殺其君者必以湯武藉口其為病也大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

凡聖人之德仁義孝弟忠信禮樂之類皆可以學至惟勇也智也必天予而後能非天予而欲以學求之則智勇皆凶德也漢高祖識三傑於衆人之中知周勃陳平於一世之後此天所予智也光武平生畏怯見大敵勇此天所予勇也豈可學哉若漢武帝唐德

宗之流則古之學勇智者也足以敝其國殘其民而已矣故天不予是德則君子不敢言智勇短於智勇而厚於仁不害其為令德之主也周公亦曰令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哲者知人之謂也知人與不知人乃與吉凶歷年同出於天命蓋教成王不强其所無也

表正萬邦纘禹舊服玆率厥典奉若天命

纘繼也服五服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矯誣也臧善也式用也爽明肇啓也簡慢也帝既不善桀故用湯為受命之君彰明其衆於天下而桀之黨惡之流欲并我以啟其國若欲去莠秕然故小大戰戰無罪而懼況我以德見忌乎蓋言我不放桀則

桀必滅我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

如自己出

改過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用兵如施鍼石則病者惟恐其來之後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

乃其昌

善者自遂惡者自亡湯豈有心哉應物而已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

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未嘗作事也事以義起未嘗有心也心以禮作

垂裕後昆

裕餘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

裕廣也

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

道永保天命

湯之慙德仁人君子豈大之病也仲虺恐其憂媿不

已以害維新之政故既有以廣其意者首言桀得罪

於天天命不可辭次言桀之必害已終言湯之勲德

足以受天下者乃因極陳為君艱難安危禍福可畏

之道以明今君受夏非以利己乃為無窮之恤以慰湯而解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而湯之所慙來世口實之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夫君臣之分放弑之名雖其臣子有不能文况萬世之後乎

商書

湯誥第三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亳在梁國穀熟縣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衷誠也若順也仁義之性人所咸有故言天降也順其有常之性其無常者喜怒哀樂之變非性也能安此道乃君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

其凶害弗忍荼毒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請罪者為桀謝罪請命者為民祈福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服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僭不信也言天命有信視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

蹶之若草木然民所殖則生不殖則死賁飾也其理明甚炳然如丹青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此亦懋德之言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

彝常也慆慢也戒諸侯之言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

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言上帝當簡察其善惡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
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庶幾能信此也
咎單作明居
一篇亡
商書

伊訓第四

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史記湯之子太丁未立而卒湯崩太丁之弟外丙立二年崩外丙之弟仲壬立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史公按世本湯之後二帝七年而後至太甲其迹明甚不可不信而孔安國獨據經臆度以為成湯没而太甲立且於是歲改元學者因謂太史公為妄初無二帝而太史公妄增之豈有此理哉經云

湯既沒太甲元年者非謂湯之崩在太甲元年也伊尹稱湯以訓故孔子叙書亦以湯為首殷道親親兄死弟及若湯崩舍外丙而立太丁之子則殷道非親親矣而可乎以此知史記之不妄也安國謂湯崩之歲而太甲改元不待明年者亦因經文以臆也經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者蓋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正月而謂之十二月何也殷之正月則夏之十二月也殷雖以建丑為正猶

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豳詩於成王之世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也秦以十月為正則臘當在三月而云十二月以是知古者雖改正朔然猶以夏正數月也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容伊尹在而有之不可以不辨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湯崩雖久矣而仲壬之服未除故冢宰為政也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鱉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

我有天命之君湯也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造哉皆始也始攻自鳴條始建號自亳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寛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

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脩人紀

戒其恃天命不脩人事

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

言君明則臣忠也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兹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后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詩云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此巫風也

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

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遊

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

風惟兹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

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

匡正也謂諫也

具訓于蒙士

蒙童也士自童幼即以此訓之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爾若作德雖小善足以慶萬邦若其不德不待大惡而亡

肆命徂后

二篇亡

商書

太甲上第五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思用伊尹之言也湯放桀伊尹放太甲古未有是皆聖人不得已之變也故湯以慙德為法受惡曰此我之所以甚病也亂臣賊子庶乎其少衰矣湯不放桀伊尹不放太甲不獨病一時而已將使後世無道之

君謂天下無奈我何此其病與口實之慙均耳聖人以為寧慙己以救天下後世故不得已而為之以為不得已之變則可以為道固當爾則不可使太甲不思庸伊尹卒放之而更立主則其慙有大於湯者矣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之所倚平也阿衡伊尹之號猶曰師尚父云爾師其官也尚父其號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顧諟也以言許人曰諟言湯爲天命之眷許也

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

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伊尹助其君居集天下之衆也

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丕大也夏都在亳西

自周有終

自由也忠信爲周由忠信之道則有終也

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言君臣一體禍福同也

嗣王戒哉祗爾厥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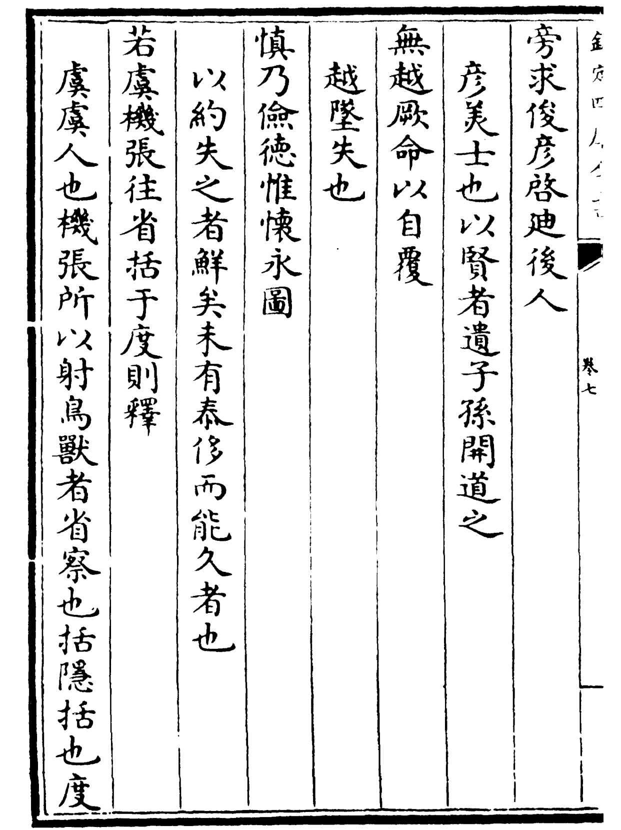
辟君也敬其為君之道

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忝辱也以不善為常聞伊尹之訓若不聞然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方天昧明之間先王已大明其心思道以待旦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彥美士也以賢者遺子孫開道之

無越厥命以自覆

越墜失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以約失之者鮮矣未有泰侈而能久者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虞虞人也機張所以射鳥獸者省察也括隱括也度

機之準望也釋捨也詩曰捨矢如破準望有毫釐之差則所中有尋丈之失矣言人君所為得失微而禍福大亦如此也

欽厥止

止居也孔子曰居敬而行簡

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辭所以名言於天下後世者也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性無不善者今王習為不義則性淪於習中皆成於惡也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狎近也王之不義以近羣小故也故獨使居於桐宮密邇先王之陵墓以思哀而生善心此先王之訓也迷讀如懷寶迷邦之迷我不訓正太甲則是懷道以迷天下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商書

太甲中第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此亦三年正月也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始吉服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胥匡相正也

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言民去之則吾無與為君者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

不類猶失常也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孽妖也違逭皆避也妖祥之來有可以避者此天作

也若妖由人興則無可避之理

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允德信有德也下之協從從其非偽者蓋欲天下中心悅而誠服苟非其德出於其固有之誠心未有能至者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凡麗于罰皆君使之湯來則我

自無罪矣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

遠惟明聽德惟聰

視不及遠非明聽不擇善非聰

朕承王之休無斁

斁厭也

商書

太甲下第七

伊尹申誥于王

申重也

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絶湯武行仁義而王宋襄公行仁而亡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也必

同道而後興道同者事未必同也周厲王弭謗秦始皇禁偶語周景王鑄大錢王莽作泉貨紂積鉅橋之粟隋煬帝洛口諸倉其事同其道無不同者故與亂同事則亡矣

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慎所與之人也君子難合而易離能與君子固難矣能終始之尤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湯惟能如是勉敬厥德故能配天天無言無作而四時行百物生王亦如是老子曰王乃天天乃道

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邇者遠之始下者高之本升高而不自下陟遐而不自邇慕道而求速達皆自欺而已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輕之則難安之則危

慎終于始

慮終必自其始慎之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憂太甲之深故所戒者非一有言合于道則逆

汝心合于非道則順汝志如此則是患不可勝慮事

不可勝為矣故歎曰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亦治

其元良而已此所謂要道也元始也良其良心也人

君能治其始有之良心則萬邦不令而自正前言皆

遂篠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

休

天下之亂必始於君臣攜離君以辯言亂舊政則大

臣懼臣以寵利居成功則人主疑亂之始也

商書

咸有一德第八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

諶信也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九有九州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廸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

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一者不變也如其善而一也不亦善乎如其不善而一也不幾桀乎曰非此之謂也中有主之謂一中有主則物至而應物至而應則日新矣中無主則物為宰凡喜怒哀樂皆物也而誰使新之故伊尹曰終始

惟一時乃日新予嘗有言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斁此伏羲以來所傳要道也

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故以是訓之如衆人之言新則不能一而一非新也伊尹曰一所以新也是謂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士之所求者爵禄而爵禄我有也挾是心以輕士此

最人主之大患故告之曰臣之所以為民上者非為爵禄也為德也德非位不行其所以為我下者非為爵禄也為民屈也知此則知敬其臣知敬其臣而後天位安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和如晏平仲之所謂和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中無主者雖為善皆僞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
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是謂大
又曰一哉王心
如天地之有信可恃以安也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非德無以遺後非政無以齊衆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

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咎單訓伊尹事猶曹參述行蕭何之政也咎單作明居司空之職也舜宅百揆亦司空之事也禹作司空以此考之自堯舜至商蓋嘗以司空為政也歟沃丁太甲子自克夏至沃丁五十有三年伊尹亦上壽矣

伊陟相太戊

伊陟伊尹子太戊帝太庚之子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桑穀合生于朝七日而拱妖也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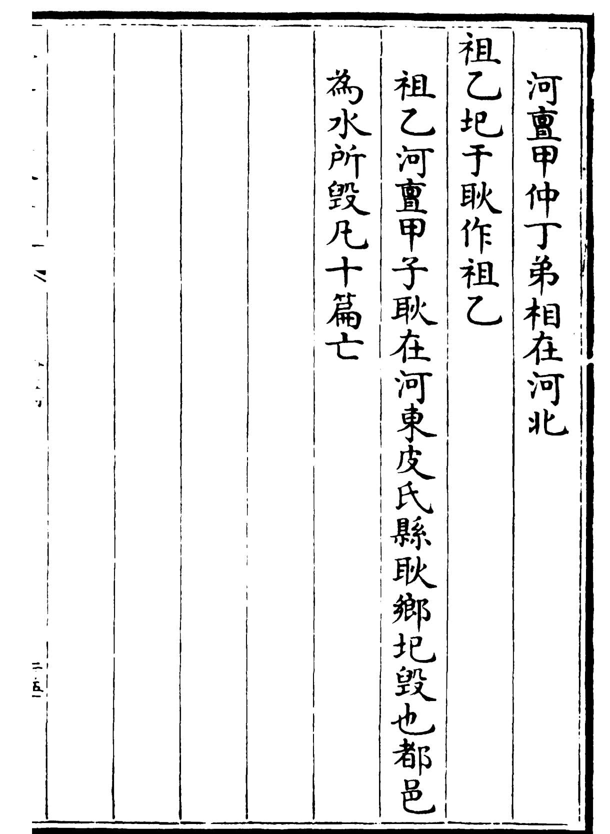
書曰在太戊時巫咸乂王家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嚻作仲丁

仲丁太戊子自亳遷嚻嚻在陳留浚儀縣或曰今河

南敖倉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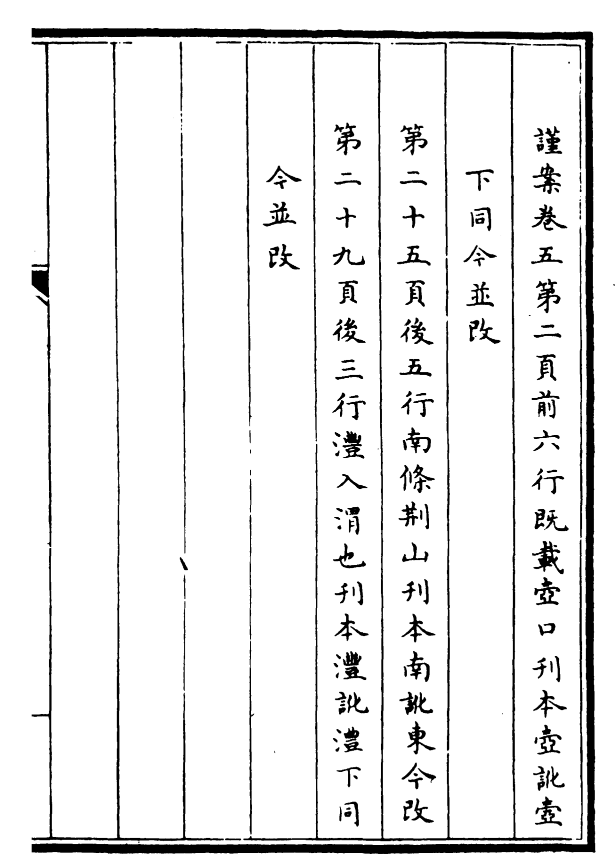


河亶甲仲丁弟相在河北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祖乙河亶甲子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圮毀也都邑為水所毀凡十篇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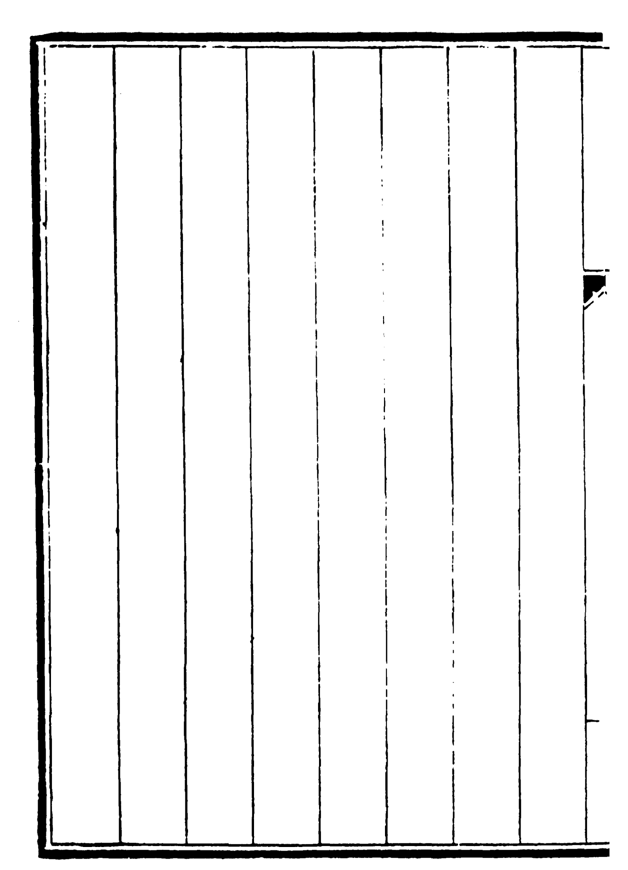
書傳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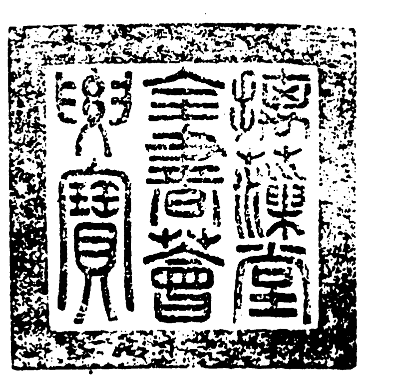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五第二頁前六行既載壺口刋本壺訛壼下同今並改

第二十五頁後五行南條荆山刋本南訛東今改

第二十九頁後三行灃入渭也刋本灃訛澧下同今並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郭寅
謄録監生　臣朱恂